

编者按

20世纪50年代初，八千多名湘女踏上援疆之路，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建设发展，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，史称“八千湘女上天山”。如今，当年风华正茂的八千湘女，很多已不在人世，其余的也都是耄耋老人。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，我们启动八千湘女口述历史项目，真实记录“八千湘女”人生故事，再现她们忠诚报国的大爱情怀、敢于担当的顽强意志、甘于奉献的崇高境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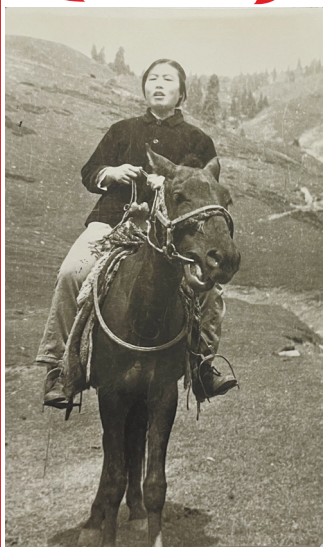


扫一扫，
看八千湘女
的精彩人生。

她骑马翻山过悬崖，进疆救死扶伤此生无悔

口述 / 曹玉琪 文 / 杨柳

湘女档案



曹玉琪，1935年出生，1952年进疆，被分到新疆军区二十二兵团医院医训队学医。1957年，在兵团总厂医院当医生。1980年，调到阿克苏农一师工程团当产科医生。1990年，和老伴退休回西安。2000年，回到阔别近50年的故乡长沙，现与老伴居住长沙。

进疆：长头发的女生，把头发塞进帽子里

1952年2月，我和邻居姐姐一起前往长沙营盘街的报名处报名进疆，登记了相关信息，一周左右就接到验收通过的通知。由于当时消息十分闭塞，我对新疆没有一点了解，亲朋好友都为我担心，有的说新疆荒凉，有的说新疆又冷又干燥鼻子容易流血……但这都没有阻挡我去新疆戍边的脚步。去新疆前夜，妈妈陪我在床上，几乎聊了大半夜，反复嘱咐我：“女儿长大成人了，要独自外出，要独立生活，方方面面都要格外注意。”妈妈还特意为我缝制了一个灰色的单肩布包，里面装了简单的日用品。

我们依依不舍地和家乡父老乡亲告别，父母也到火车站送我登上了西进的火车。那时候也不知道新疆有多远，一路上跟同行的姐妹有说有笑，觉得挺好玩的。火车先把我们拉到西安就住下了，到了住的地方就给我发了军装，我被分到新疆军区二十二兵团。一路上怀揣着“到新疆去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志向的我，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女战士，心中无比自豪。

南方小姑娘初到大西北，眼前的风景是浩瀚的、神秘的。解

放初期，新疆有一群叫乌斯曼的土匪，我们在经过新疆星星峡地段时，带队的负责人就提醒我们“不要大声说话”；特别嘱咐长头发的女生，把头发塞进帽子里，千万不要露出发来，要女扮男装。大概两三天后，过了这个地方，大部队就继续赶路，经过一个月的舟车劳顿，全部的人员平安到达新疆乌鲁木齐市。

学医：“课桌”挂在脖子上，走到哪学到哪

在乌鲁木齐休整10天左右，部队就要我们填写志愿，我坚定地写下：学医。

我被分配到距乌鲁木齐150公里的石河子市新疆军区二十二兵团医院医训队，学习解剖、护理等医学知识。我们连课桌都没有，每人发一个小凳子，几块小薄木板钉在一起放在膝盖上就成了课桌，再用一根绳子拴好挂在脖子上，走到哪里都能摆上课桌。后来，又从废墟墙上背回石块，垒成小台子，才有了学习用的“课桌”。

经过一年多的学习，我和同学一起被分配到玛纳斯兵团医院，一开始是当实习护士。我终于从事医疗工作了。我和同去的护士姐妹相互打针，相互复习要领，时刻提醒自己：“绝对不能弄错，要细心。”带我的老师也经常告诉我：“干医务工作，要接触实际，要专心一致，千万不能分心。”经过一个多月的实习，我终于成为一名正式的护士。

当时护士的工作除了给病员治疗护理外，还要生火炉、堆煤、劈柴、给病员洗衣服等等，但我从来没有畏缩怕苦过，凭借着优异的护理成绩、突出的工作表现，我还被任命为护理班班长。

恋爱：他夸我是护士中笑容最灿烂的

1954年，在新疆玛纳斯河畔二十二兵团医院，我恋爱啦！我遇见了我的爱人张文蔚，他比我大一岁，是西安人，1952年调干进疆，在二十二兵团医院秘书室工作。他的办公室离我的宿舍只有十几米远，每天我下班回宿舍都要经过他的办公楼。有一段时间，张文蔚的管理排长给他一些花种子，安排他在办公室外的空地上种下，经常看见他在给花儿浇水，有一天，我和同事们路



1965年冬，曹玉琪一家五口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团拍下第一张全家福。

过花地，我就好奇地问他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他告诉我，他种了牡丹花、菊花、月季花……

从那以后我们爱情的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。当时的我扎着两根齐腰的麻花辫，张文蔚夸我是一群护士中笑容最甜最灿烂的那个，就鼓起勇气经常找我。1954年，我和他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。

1957年1月26日下午，经医院同意，在医院小礼堂，我们夫妻俩胸前带上写有新郎新娘字样的大红花，举行了专属的结婚仪式。结婚后单位还分了一间60平方米的房子，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好了，我们非常知足感恩。

1957年10月，大女儿出生；1959年9月，二儿子出生；1962年7月，三儿子出生，在他们的名字里，都有一个顺利的“利”字，希望他们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长大。1965年冬天，我们五口之家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团拍下第一张全家福，照片中小儿子最调皮，微抬下巴，小嘴抿着翘起，小眼神斜看镜头，另外两个孩子手中拿着洋娃娃，我和老伴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。

接生：骑马翻山抢救难产孕妇，女教师终母子平安

在新疆工作生活近40年，随着组织安排，我们一家人搬家多、调动多，从北疆到南疆，横跨1000多公里，山路极其困难。当时没有公交车，坐上部队里的苏联嘎斯车，拿上家中锅碗瓢盆、几床被子就搬家了。

1957年，我到南疆阿克苏兵团农一师沙井子总厂医院当医生，看妇儿科为主。当时大女儿还抱在怀中，总厂医院妇产科只有我和另外一个资历深点的医

生，医护人员非常缺乏，一个医生往往要做几个人的工作，没有休息日，没有节假日。

不过，令人欣慰的是我接生了许多小宝宝，看到小生命的平安诞生，一切疲惫烟消云散。由于我技术过硬，从未出过医疗事故，在当地都小有名气了。

1972年8月的一天黄昏，为抢救一名难产的柯尔克孜族女教师，牧场沙吾提书记让我骑上他的枣红马，由前边两位牧民带路，翻越克孜勒塔格山，赶了4个多小时的崎岖山路，终于到达牧民打着火把迎接的红旗大队，最终，母子平安。

我和老伴在新疆的工作很忙，从小三个孩子就跟我们在医院长大，“在部队，也不怕丢孩子，他们自己拿着饭票就去食堂吃饭。医院里长期住院的病人，会帮我照看孩子。我小儿子平日里喜欢乱跑，三岁那年大人们满部队找人，结果他躲进了我的办公室，把一群大人逗乐了。”

1980年，我调到阿克苏农一师工程团工作到1990年，我和老伴退休，回到他的故乡西安。

回乡：那些在新疆接生的孩子来看“曹妈妈”

“屯垦戍边”40年，我们要把部队的优良传统带给父老乡亲。我在西安开了一家诊所，为当地人民群众防病治病，做义务义诊、免费接生等一系列工作，只要是家里穷的病人，我从来不收任何费用给他们看病，因此被新店村两委会评为“群众好医生”奖。

2000年，我和老伴终于回到阔别近50年的故乡长沙。如今，大女儿、二儿子早已组建自己的小家，均从当地医院工作退

休，生活在新疆阿克苏。三儿子在长沙开画廊，平日里一家人经常来照顾我们老两口的日常生活。在长沙，还有三位我在新疆接生的孩子也曾来看过我，对我说：“曹妈妈，我可是你亲自接生的。”我感觉很亲切，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。

我和老伴结婚65年，风风雨雨，坎坎坷坷都走过来了，心中无怨无悔！我今年88岁，老伴89岁。岁月悠悠，40载戍边浮想绕心头。新疆是我和老伴的第二故乡，艰难的岁月已成为历史，新疆的明天会更好。

采访手记

相濡以沫60余载，他们的爱如此恬静

5月20日，持续阴雨绵绵的长沙，在“我爱你”的这一天迎来了久违的阳光。

采访就在这个甜蜜的日子里展开。一进门，曹奶奶和老伴张文蔚爷爷并排坐在沙发上，正看电视。近90岁的两位老人家精神抖擞，虽满头银发、脸上有浅浅皱纹，但说话思路清晰、声音洪亮。89岁的张爷爷拿出一本本相册，给我翻看老照片，娓娓道来他们在新疆的青春岁月。

两位老人携手走过65年，爱不用过多的言语，一切用心都在行动中。张文蔚爷爷爱看书、擅书法、拉小提琴，经常变着花样逗奶奶开心。采访中，他把这些年来他和奶奶的照片都用白纸自制相册框起来，并在旁边工整地用正楷字写下详细说明。

曹玉琪奶奶在新疆戍边近40年，人生其实并非一帆风顺。小时候长沙大火，房屋烧毁无家可归只能寄人篱下居住在他人家；在荒凉的边疆，坐着行军车跨过山天搬了无数次家；小学文化志愿学医，骑着枣红马在悬崖峭壁间出诊……

这些艰辛和苦难甚至是我们难以想象的。但即便如此，当我一次次问询“在新疆的生活，您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？”时，曹奶奶总是从容地给我一个答案：“还好，没有。”

简单的四个字，包含着对人生的乐观。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生活的温暖和爱，如此恬静。